

风情独特的桐村镇七月半

江香麟



桐村千层粿

七月半来了,让我想起老家,回到童年,回到那个大热大忙、多姿多彩的七月半世界。我的老家桐村镇,过七月半与众不同,是祖先福建带来的闽南风,别的地方都是七月十五过月半,而我们这里七月十二就开始过月半,接着十三、十四、十五连续四天都是过月半,只是不同人家而已。所以我们的七月半好像马拉松、好像接力棒运动赛,把一个七月半分作四段、四天来进行,所以每个村庄都有人不同日子过七月半。

全镇最早的七月半,就是七月十二的黄石村;一个村分出三四个半月的是严村村和王坂村;严村村的陈家、李家月半在七月十三,傅家、戴家在十四,其它杂姓众家都在十五。王坂村的郭家月半在十二,下苏家在十三,蛇形胡家在十四,上苏家等氏族都在十五。这样特别有趣的风俗,它是怎样产生、怎样形成的呢?原来是为祭祀祖宗、一种民族道德风尚引起的,据前辈人的口传,说是因战争动乱,百姓流离失所,不能如期如愿、在七月十五鬼节里供奉祖宗大人,无奈中只得改变日子,也就是说,哪一天有祭祀机会,哪一天就算过月半了。

明末郑成功抗清起义,清康熙年间耿精忠叛乱,这是迫使福建先民离乡背井最大的两次历史事件,百姓们在逃难中,什么东西都舍得丢,唯有祖宗灵牌和家谱不能丢,哪怕历尽万水千山,人的生命在它就在,一旦能安家,必首先安顿祖宗位,这种人生理念,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,正是这种品德和信念,遗传在我们桐村镇七月半的四个日子里,生动地诠释了福建老祖先民们、孝敬祖宗的坚强意志。后来也有在新徙居地遇到十五月半买猪肉很难,而改变日子过月半的说法,但都同样是为了祖宗祭祀大礼的目的而产生的。

七月半的意义在祭祀,因此历来被称为鬼节,子孙们对祖宗大人孝敬程度如何,都要在七月半这个考场上晒一晒成绩,妇女们也要亮一亮各自的烹调厨艺,功

课就定格在祭祀的供品上,要求做到一全、二美、三香,那一全,就是要求供品三牲、五味、蔬果缺一不可全到位;二美是要求供品色泽光鲜漂亮、摆盘样式美观,三香是要求供品浓香扑鼻、熟嫩可口而上味。供品中的猪肉、鸡、鱼代表三牲,加蛋和豆腐干而称五味,千层粿、气糕、代表蔬果,外加香纸、火炮,才算供品齐全合套。流传这种祭祀盛况,较有代表性的还有严村村陈家,他们每逢七月十三日下午,族人们就要安排一场隆重的祭祀仪式,时间一到,在宽敞明亮的祖厅大堂上,摆开桌子,整整齐齐地摆满宗亲们奉上的供品,然后族长率领大家向祖宗鞠躬敬礼、致词,礼毕后,叫一个个小孩点香磕头,跪拜祖宗。

只有七月半,族长才关注,要讲话,一开始他先向列祖列宗行使大礼,再介绍供品,说肉是当天的肉,鸡是当天的鸡,粿是当年新米粿,请祖宗大人先品尝,子孙大家而后尝,说到当今的肉,这话使我们感触到十五月半买肉难的现实问题,所以改换日子过月半的原因。(严村陈家,还有一个从前有现在没有的祭祀程序,那就是在祭祀大典将要结束之前,由族长向列祖列宗报告现在本族多少户、多少人,男丁、女丁各多少;谁考到秀才、谁做了官,并叫辈份最少的人,和刚出世的男小孩出来报名拜祖、相认)。然后鸣炮、谢堂,各人供品端回家。

晚上,全村进入七月半的第二高潮,所有百家姓人民,才轻松地坐下来,开始享受下午祖宗品尝过的一切三牲五味,这时候,七月半才算真正回到人们的家庭中来,这就是七月半特别之处,白天反而让鬼魂过时节,人间活人要等到晚上才好过时节,但这确是件好事,增进了人民尊敬祖宗、缅怀先辈的观念,培养了一种莫忘初心的感情。七月半的传统影响力,和七月半的千层粿、气糕一起,将永远流传下去。

八甲坝与马金渠的由来

张义宏

南宋咸淳十五年(1265年),马金姚氏始迁祖姚嗣兴,听说马金的包山书院很有名,朱熹、吕祖谦等大师名人曾在这里讲过学,因而举家从西安(今衢州)石塘迁到开化马金,在金溪村奠基居住。姚嗣兴共生有五子,其中小儿子姚宝,在马金村的东面创建了普鉴寺。

后来姚宝踏勘马金、金溪村(又称姚家)庄四周的地理环境,按“左青龙、右白虎,前朱雀、后玄武”的风水理念进行分析:马金四面环山,中间一马平川,有数千亩田畈;东向(属青龙)有天童山(较高),山脚有九里坑流过来莲溪(今为杨和溪);西向(属白虎)有包山,山脚奔流着马金溪;前向(朱雀)是马金街、星田村,再前向便是七里垅头,山上有文塔;后向(玄武)便是金溪(姚家)村庄,村后是龙脉山。姚宝脑袋一拍,好地方,如能到马金溪引水,到姚家村前造一个大池塘,岂不妙哉!

然而,要想引马金溪水到姚家村前造池塘,必须要在马金溪中造拦河坝、引水渠才行,但这是很大的工程,需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,按当时刚来奠基不久、姚氏家族人丁不多的实际来说,是难以做到的。而此时的马金畈,只有东面一部分地,引莲溪(即杨和溪)水灌溉为水田,而莲溪水是“易涨易退山溪水”,汛期水汪汪,平时水量很小,因而当时马金畈大部分为旱地,只能种六月豆、玉米、蕃薯和麦子、油菜等旱地农作物,一遇大旱,粮食歉收。而当时的马金附近,已有夏、严、黄、张、江、陈、汪、华(本为程姓,明代部分复程姓)等众多姓氏人口居住。于是乎,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便在姚宝脑中形成:何不利用大家的力量,在马金溪中造坝引水,既能使马金畈的千亩旱地成为水田,又能使姚家村前造大池塘的设想成为现实。于是姚宝一方面召集各姓氏族长们商量和勘测造坝引水建设方案;一方面率普鉴院和尚们化缘募款,为造坝引水工程筹措资金。

元朝元贞元年(1295年)金秋,马金溪造坝引水工程破土动工。工地上的民工,既有马金附近在族长的指派下而来的,又有远

近做善事的信佛香客。经两冬春奋战,造坝引水主体工程竣工,人们为感激姚宝的功德,将此拦河坝命名为“和尚坝”。

接着,金溪村的姚氏族人们,在村前修建了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大池塘,从“和尚坝”引进水来,种植莲藕并养鱼,平时供村妇们洗涤之用,难时供防火之急需。夏季荷花盛开,鲤鱼跳跃,成为当时姚家的一大美景,因而该大池塘被姚氏族人们命名为“荷花塘”。说也奇怪,这荷花塘象一方“砚台”,东南向的七里垅头山上的文塔,像一支竖直的“毛笔”,上午,太阳照射的文塔影子,居然能一时影射到荷花塘边,就象一支“毛笔”架在“砚台”。后来,姚家村人丁兴旺,成为近千户、二千多人口的旺族。

“和尚坝”建成后,金溪姚家、马金(含上村、村前、西村、仁路)、莲塘(今明塘坞)、星田等村庄的村民们,一边将马金畈、星田畈的旱地整改为水田;一边兴修从“和尚坝”经姚家村、穿马金老街到星田畈、长达2000余来长的水渠,不仅能灌溉近2000亩农田,又为姚家和马金老街数百户居民洗涤之用。此后,该渠也就成了马金“八景”中的一景“渠水流清”,有清马金街名士华锦文诗云:

活水源头百里程,
村流绕绿满川洋;
水晶浪动观鱼跃,
槛影波沉漾藻芳。
灌润田畴千亩秀,
迢遥市井一泓光;
滔滔昼夜如斯逝,
不息兴人体自强。

后来,“和尚坝”改为“八甲坝”的情形,《开化水利志》就有明确的记载:“八甲坝位于马金镇姚家村马金溪上。初名和尚坝,元朝元贞元年(1295),由普鉴寺僧人姚宝募化兴工修建,故名之。后毁于洪水。清康熙十八年(1679)重建,长287米,高2米,灌溉面积达1700余亩,为开化县有名的坝坝。民国8年(1919)再遭水毁,适逢知事郑业韵来马金公干,获知此事,立即召集地方绅士协议重修此坝,并成立董事会,推举林复隆为主事,按保甲制规定,每甲100亩,每亩摊派银元6圆,折稻谷200斤,姚家、马金、星田划分为八甲,共集资银元4800国,即开工上



马金老街

马。新坝建成后遂改名为八甲坝。民国35年(1946)该坝引水渠漏水严重,马金名士林则瑞(时任军政部第三被服厂厂长),奔丧回乡,得知此情,慷慨解囊,出资打造石板砌水渠两壁,并设法运来洋灰(即水泥)100桶,计500公斤,用于抹壁缝,堵绝漏水。”

1956年,马金的湖头、姚家一村、姚家二村、上街、下街、星田、明塘坞等七个村,联合兴建了开化县第一座水电站,于1958年元旦发电。当时,建造电站时,因缺水泥,人们将原《包山书院》和《崇化书院》遗留的几十块石碑,用着电站水渠、机房进出水涵洞的盖板,而埋入地下。2009年至2010年春,马金渠进行“三面光”整修,曾在原马金水电站机房出水涵洞口,挖出几块石碑,其中有两块很有价值的石碑,一块是《崇化书院》的院碑,碑上刻有“重建崇化书院记”的碑文,另一块为重建崇化书院的捐款资助名单和数额。

2014年,马金老街列入了浙江省历史文化街区。最近,老街人们正在筹备,将已于上世纪80年代覆盖了马金渠的水泥路面的老街,重新恢复青石板路面,并恢复马金渠“渠水流清”的景观。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,我们现在的马金人,应记住当年姚宝僧人倡导、募化造坝引水的功德。尤其是姚氏家族的后人,更应了解和不能忘记当年倡议、募化造“和尚坝”、马金渠、荷花塘的和尚,是自己的老祖宗——姚宝公。

晨钟暮鼓
逝去的不仅仅金戈铁马,
苍穹自然远去,
旧日容颜今在何方
百年人生,
青石板镌刻的落寞酸楚
江山依旧,
千万个粮仓
依稀看见几百帆船,
风铃在檐下鸣泣
繁华掩饰下的萧瑟
时空横贯,
早已看不见
又遇徽派沧桑
廿年后又至老街,
大卫视

老街

姚鸿源
时控灯光灿,晶莹剔透渠。
点线块状竞相扶,
恍入瑶池仙境并非虚。
船桨轻摇去,穿梭拍岸舒。
微波荡漾仍如初,
画意诗情展现任吾书。

南歌子·西栅夜景



旋之韵 余问清摄